

明書



志二十

食貨志二

茶法○初立法令官給引商人赴產茶處具數納錢請引方出境貿易每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姓名以憑句稽不及引者曰畸零給由帖無引者聽人告捕各地方委官一員司其事及天下大定乃設茶馬司六日陝西曰河州曰洮州曰西甯曰甘肅曰四川礪門其後陝西革諸關津要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於行茶所在懸示以

明書卷八十二

一

肅禁每三歲遣官調選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奸偽而騎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初景隆以茶五十餘萬斤得馬萬三千五百有奇分給京衛騎士蓋胡嗜乳酪氣滯得茶疏利之而邊境得馬團探爲武備甚良策也以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日易茶而日差發如田有賦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日市馬而日勞賞所以尊體統亦最善若招商法則中茶

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爲一籠運至官司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引貨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籠中引八十籠下引六十籠名曰酬勞凡商茶每百斤爲一引輸官錢千文其不及引者納六百文給由帖帖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禁私販與鹽法同諸批驗裁角退引一准鹽法行律以私茶出境者斬聞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籍其園入官收兵部時齎諭陝西邊衛所仍遣西僑往還申飭之其後以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僅不繼爲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

明書卷八十二

二

不如法批驗而夾帶者眾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杭州於產茶地分遣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於是定例聽茶商於產茶府州縣納課已卽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地方各以由造冊并收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所遇商經過照批驗截引角放行有夾帶罪之年終具驗過商引及盤獲私茶具冊申合於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甚嚴其天下貢茶歲額止四千二百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甯所貢有探春先春紫芽及舊新等號每貢入必碾採爲大小龍團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

罷范照諸處採芽以進復上貢戶五百家已開有司督徵嚴復聽民自採進三十年詔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華夷之辨者蓋以戎翟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為患今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遷也爾因私茶出境馬入甚膏於是彼馬日貴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生矣其峻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翟不得不然也後以茶易雜物而馬少使蕃夷坐取其利上怒遣驛馬都尉諭蜀王椿嚴其禁永樂中有司言諸蕃以馬易茶例禁夾帶貨物今往往以他物易中國布帛紙張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上曰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

其聽之三年上謂兵部曰聞番馬至每于茶以低假須榜諭邊吏示以朝廷懷遠之意儻如前治以謬欺之罪十一年什都縣民言十年間虧官茶十六萬有奇乞折輸鈔上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防其採辦又令納鈔民何以堪其請之宣德四年上諭尚書郭敦曰聞茶戶多重以他役悉免之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在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應減免以寬民力成化中陝西巡撫馬文升奏以陝西布政司庫貯茶課及雜物易銀遣官於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甯等司收貯市易番馬俵給固原甘涼諸衛官軍詔可弘治三年四川右布政使何鑑奏

茶課涸爛乞徵銀解部先是四川歲徵茶數十萬馬後夷人悉由陝道故茶課涸爛官吏老不得代乃八月上從之官民稱便十六年楊一清以景泰來茶政弛番夷馬多不至請復金牌信符上言臣考前代自唐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摘山之產易廢之良無害而有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如田賦身庸必不可闕非虐使於番也因納馬而酬茶體尊名順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經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為世讐

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蹟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於我絕之則死故俛首服從此制番控胡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卒莫能止坐失重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乏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於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供差發其不受約束者徵兵問罪以警其餘上俞行之嘉靖中令凡茶課新陳錯出以防積朽復招商中茶增至百萬多壅滯而御史潘一桂上言宜嚴止中五六十萬商以百五十人

爲事又以松潘近洮河私茶往往關出與番夷通宜停松
潘科目申嚴入番之禁從之陸慶中給事中何起鳴奏四
川巴州通江南原額茶課徵收本色民甚苦之宜如舊例
收折色而御史李良臣議以爲甘州茶司之建歲增馬六
百匹但四川徵茶轉運勞擾又有據掠之虞有員中之奸
害多利少未便若改折則原扣腳價賞勞諸費可買得原
馬足抵甘州之數民得少甦此官民兩利之道也如謂番
夷漸已納款驛革互市恐失其心則甘州支贍之茶請行
招納三年茶盡而止從之萬曆十三年令陝西腹裏因無
官茶私販孔多議招商給引每引百斤運去漢中驗明每

明書卷八十二

五

百量抽三十斤入官而截角私茶之律如舊法其後法益
疏邊備弛廢茶雖易而馬皆疲羸不堪乘衝崇禎中屢收
嚴核而番馬入中國往往多斃而茶馬幾無益於國用矣
若遣官洪武初年差行人一員巡陝川永樂十三年易以
御史三員景泰中差行人如故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
於陝西巡茶一年代後復行人十四年定爲御史矣陝西
茶課五萬一千三百有奇四川課一十五萬八千八百有
奇各存其零爲彼處官費折色三十三萬六千八百有奇
止徵銀四千七百餘兩除存作番賞而解作易馬銀止一
千五百有奇計天下茶鈔六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四貫

有奇

織造○制南京內外皆置局內局應上供外局備公用南
京設神帛堂供應機房蘇杭則有織染局每歲造解有定
額有率欽降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嚴造之外奉命題
派曰坐派缺而買者曰召買若制帛諸款冠服皆有定式
大約織造絳絲紗羅諸幣及帛約三萬七千四百餘端初
以內官董其事弘治十七年革麗之鎮巡後復用內官隆
慶元年諸織造皆停止而嘉靖中則有陝西織羊絨廣東
織葛布之官隆慶亦俱罷之國初破吳獲幣無算及破元
都亦無算不假織造及永樂中始於陝西織駝氈歲以爲

明書卷八十一

六

常正統初年富爲陝西參政奏免從之宣德初工部奏應
用幣帛之甚下蘇杭織造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當念
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尙書吳中曰昔魏徵告
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正統十一年戶部
奏取內庫白絹布五萬令京民染色上嗾然曰民可資其
力不可傷其財合用物料官給之天順初敕織文綺萬四
千純工侍郎俞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艱食宜撙節以甦疲
困而尙書趙榮侍郎霍瑄難之世資曰儻得罪請以父子
當之上疑其要譽逮謫衡州知府弘治五年令甘肅織彩
妝絨氈曳撒巡按陝西御史張文言奏稱古帝王有惜百

金之費者今織造財物非一方所能辦集而募工創肆所費不貲胡陝西歲歉民病且星變地震正修省之日可更以華靡爲事乎宜停所織以其資濟貧民上命特減其半正德五年內庫奏缺賞賜段匹宜召買萬五千工部議以時正災傷民窮盜起昔朝廷已寢差官而派辦宜并免之以俟年豐不報嘉靖元年命織生綾御史何錢奏止之二年上遣六監刁永之蘇杭監織務給事中張原等奏不聽命大學士廷和撰敷廷和上言以爲江浙夏月亢陽爲虐入秋霖雨連綿災異非常正賦不辦若更加以織造之擾非惟逃亡又恐激生他變臣叨輔導實切警懼前項敕書

明書卷八十二

七

不敢奉詔上以廷和執拗切責之廷和復言臣非敢執拗所執者祖宗之法厯考祖宗朝惟成弘間一行之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不聽無何竟遣刁永蘇杭大擾給事中章僑等奏劾痛責之九卿科道交爭不報後復益以大監吳勣張志聰二人恃寵驕悍縱其舍中兒厮養諸役推剝工匠憫惻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馬卿憤懣稍銓束之勣遂奏卿等抗違明旨稽誤工作上命逮卿等拷訊五年將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敕書理織造言官論阻不報已而刁永復請陝西織帛服工尙書趙璜及科道張嵩等切諫上怒竟差太監梁玉往而大學士一情不擬旨上言監織

之害上曰朕已諭玉使無驛駭矣先是梁玉請差內官督南京織工部執不可言官程啓充等各上言陛下初卽位節用愛人一切織造採運輦革殆盡天下仰戴聖明未幾左右近臣不知將美聖德動稱供應不敷蒙俞允遣官今天象示異水旱爲災江南尤甚且差去官員由賄而得計非貪贖無以償之欲得其安靜難矣上怒切責之二十二年太監李越奏乞遣內臣福州織造徒之工部以爲上既需用可敷無接召買不報三十五年上諭內閣朕需葛內庫無貯者夫葛之爲服見於經傳而禹貢載豫州厥貢絺紵是用葛自虞夏已然今宜於四方產葛之所如兩廣河

明書卷八十二

八

南湖廣歲貢八百端隆慶卽位工部言凡織造事宜分緩急以寬民力上是其言二年命太監李佑督造於江南諸處工尙書雷禮切諫以爲初詔撤回今詔墨未乾而制使復出不便乞勿遣既而給事中孫枝等連章上乃止三年復遣佑行已而尙衣太監崔敏傳旨諸處加造至十餘萬給事中龍光執奏而部覆以爲加徵不如趨正供之爲易新派不如責舊額之爲速宜查原額數撫按督解庶公用不乏而民困亦蘇上善其言萬歷後則南京蘇州杭州織造皆有內官至國亡不變

鑛採○洪武初近臣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

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開墾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言拔棻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十五年有王德亨者言階州有水銀及銀坑與青絲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利於朝上謂侍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大戒此途一開勞民傷財為害孔鉅用兵爭利擾攘不休此人第知趨利不知讓禍豈可聽也合斥之二十年有老校丁成言陝西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宜興之以佐國用上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凡言利者皆戕民之賊也昔開故元豐城採金其初

明書卷八十二

九

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消耗一州之民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言朝廷有仁民之心而不能知可為大戒豈宜徵之已而重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上詔之曰汝言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為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是也杖臨之永樂十年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宜大發民採鍊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而不在於利其斥之宣德中上聞廣東番禺民有礦砂煮之可得銀錫命三司開驗每砂百斤得銀四錢每二十斤因謂近

臣曰朕預料所得無幾若果有餘豈待今日彼小人竊取以求毫末之利無足怪朕皆宥之但命官墾其地免逐末之弊後河南嵩縣官請於其地開銀礦上命三司官集民丁發地得砂四千餘斤烹月餘計用人力二千七百工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所得不償所費上曰小人謀利之言不可信罷之正統三年嚴採銀之禁中平各銀礦多盜發御史孫毓福建參政朱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上敕二省三司議福建復宜開而浙江按察使軒輶上言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搖人心其患猶

明書卷八十二

十

深為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則盜息矣朝廷是其言已而給事中陳傳復以為請中官與言利之臣相附和乃命戶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有奇浙江歲課銀四萬一千有奇至於內外官屬供億之費不啻數倍厥後民因而盜亦眾至十四年大發兵戡定民始安杭云既而直隸江西河南雲南皆開礦後雲南總兵官左都督沐昂奏言銀坑年遠坍塌即今軍民缺食用人採辦有妨屯守况所得不償所失上聞之惻然敕止之景泰三年御史左鼎上言開浙採銀而豪猾貪利互相殺奪而鄧茂七葉宗留之屬乘勢作亂致煩大軍交除而銀課

之令遂止不行未幾採如故臣以爲瘡痍之民甫能安業
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停採礦以免意外之虞不聽
歲化四年以福建副使何喬新奏免三之一十年以內費
乏全乃命開寶應等府武陵等縣金場二十一所淘煎以
進於是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民之傷於蛇虎死於大
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撫按奏止命以贓罰銀易金
以充上供十一年詔開宣陽等衛礦洞十八年詔開建昌
礦洞弘治中凡礦脈微細者詔開之民田稍蘇正德十年
以神武衛千戶王玉報銀礦不實坐斬嘉靖元年嚴盜礦
之禁十五年以武定侯助言開蕪州澤水洞遣內官及錦

明書卷八十二

上

衣官督其事時巡按山東御史李松言沂州開礦七十入
所得白金一萬一千有奇今礦脈將絕請封閉上怒切責
之十七年開房山洞及雲南大理府河南宜陽諸洞遂命
錦衣千戶范鏞等分勘天下有銀礦者報採之十八年遣
中官崔成等開浙江觀海衛礦成効參政會存仁等奉行
意緩皆逮赴京訊治十九年以給事中曾鈞言採礦得不
償失乞停罷詔可三十四年復開四川山東諸礦乃遣制
敕房辦事左通政王槐及戶部主事任之賢沈應乾分理
煎採事務時錦衣千戶同天爵進礦銀獨多上謂侍臣曰
昨玉旺谷之寶大勝於昔今可承天地之賜如法取用不

明書卷八十二

上

可自誤各處有未聞之場須查訪取用以備金匱形經
旨火上元風焉戶部疏稱頌因言帝錫嘉祉不當遽開於
無用之場請宣示天爵及各委官務實採取其未聞之所
仍嚴督撫按等官接訪以稱天地降祥及聖王足國裕民
之意上大悅四十二年定盜礦律穆宗即位詔撤礦使封
閉諸洞嚴私採之禁萬曆中諸內官導上封礦遂命開採
言者交諫而戶部上言以爲方今宇內徧罹災沴倭敵交
訐軍餉倍增帑藏單詘民力窘困本部求濟時長策雖經
各衙門開列種種中多窒礙難行而請開採者其衆但其
間利害不一處置煩難若果有利無害則事在可行其有
利亦有害或害多而利寡則事在可已使撫按酌議詔可
以奏報遵尋各撫按官俸厥後府軍後衛指揮王允中及
指揮陳永壽等千戶鄭一麟等奏開各處礦洞至百餘處
而太監王虎首督礦務繼而王忠陳增等數十員分督驛
騷遍天下而太監魯坤請府縣官應屬所轄陳增請便宜
行事且得舉刺以示勸懲戶科給事中程紹諫以爲夫自
設官以來司道轉府府轉州縣又特遣撫按督察其上下
而別其治行典制昭然未聞內官而轉有司以有司而
專刺於內官者也且有司皇上之臣工也內官皇上之閹
侍也以皇上之臣工而反屬於漫不相干之閹侍則紹諫

揚眉冠裳俯首體統謂創曰礦務煩重分理需人自應
移文撫按轉行委用誰不聽從而必欲便宜行事侵奪撫
按之職掌此意欲何為哉至欲專舉刺尤屬謾妄蓋有司
奉命為民牧之寄舉刺者問其操履之廉貪治才之殷最
使其人誠賢即治礦不效不失為良吏使其人誠不肖也
飽胥手厥足於礦洞之側奴顏婢膝於內監之前雷可蓋
其微迹而駕乎賢守令上哉臣察其意不過欲操舉刺之
權以恐嚇外吏使莫可誰何耳不報繼而山西巡撫魏允
中給事中汪紹浙江巡撫劉元霖等切諫以為礦務宜罷
而河南巡撫姚思仁言尤痛切以為臣自入境以來即巡

明書卷八十二

三

行郡邑問民疾苦其間礦夫割膚剔髓裂股披肩溺河經
樹之狀皇上目不忍見臣已親聞見之變動生於肩睫叛
亂起於呼吸大可慮者有八一日礦盜嘯聚召亂二日礦
頭累極土崩三日礦夫殘害逃亡四日僱民糧缺嗷呼五
日礦洞遍開浪費六日礦砂銀少逼置七日民皆開礦失
業八日秦官強橫激變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
有司之所借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皇上之財乎礦頭以
賠累死礦夫以餓殍死礦徒以爭鬪死平民以逼買死孰
非皇上之民乎自開採過八月解不過四千昔以根本重
地荒歉皇上發一萬金以金活之今以微利及為四千金

而困苦之恐變生肘腋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
無濟於存亡矣此臣捐心泣血而哀鳴於皇上之前也不
報其時諸內官益橫所委無賴召亡命皆棄傳天下大擾
而內官陳奉變激楚民至於焚燒省會殺傷多命以富戶
為礦頭至窮困而死如鄉紳富民墳墓則指其下為有礦
任情掘發或小人報復私怨誣告家主誣告親朋逼及士
紳賄賂奏於是官民困瘁盜賊多有逼滿山野光宗即
位盡罷撤之而崇禎末年軍興匱乏乃漸令撫按開採每
砂一斤煎不過二三分得不償失其事不行抑以國之將
亡地亦愛寶耶

明書卷八十二

古

審治○審治之設經制浩繁隸工部營繕都水凡鼓鑄陶
甃灰煤礦洞鐵爐鑄器皆屬焉除錢為國家經費之權而
礦務關民間利害之鉅別為論著凡陶器起洪武皆取土
及匠赴京師造而成化中始命陶其地儀興瓜州則應酒
器具一十一萬餘河南真定則應缸瓶之屬計五萬餘江
西浮梁則造五色龍鳳諸器用計四十四萬三千餘初委
官專理之後第責撫按以下官督解凡鑄符印鐘鼎法馬
金牌之屬皆需銅多召買之而銅砂採無時或開或閉不
常故焉若江西之南昌府進賢臨江府新喻袁州府分宜
山東之濟南府萊蕪湖廣之興國新州黃梅陝西之鞏昌

山西之平陽府吉州太原府潞州澤州廣東之廣州府陽山四川之龍州順天之遵化皆設鐵冶置鐵官歲課銀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五千斤有奇而浙江福建諸省皆有折色採樵燒炭則蘄州遵化豐潤玉田灤州遷安共山場四千五百六十一畝有奇肥饒者聽民耕種畝二十斤瘠半之煤洞則開於西山凡百三十餘處而陵旁及邊隘皆有厲禁若水銀則開場於貴州思印江及婺川鬱則取辦於廬川崑山安慶桐城歲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有奇每三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百五十文役民成之先是國初洪武中廣平判王久道言磁州地產鐵乞置鐵冶都提舉司開

明書卷八十二

五

入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請復之上曰朕開治天下當使無遺賢不開使天下無遺利也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溥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狹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多軍非乏而設之是墮萬五千家陷之治中也杖之流海外宣德中工部奏造軍器需鐵請買之江南又以遵化有鐵砂可得鐵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遠買見鐵重需遠運尤更勞民恐妨農功命取於遵化足二十萬斤已之其時江西燒造太監張善貪黷酷虐上聞之命斬於陶市以徇正統中有司請發江西造九龍九鳳諸器上曰加造擾民勿造成化中陶器大興內官

督於浮梁肆橫暴巡撫王恕以爲言上不聽嘉靖復燒磁器給事中陳舉諷諫不報隆慶詔減十之四至崇禎中國用大匱命各處有銅洞銅砂皆採鍊以資鼓鑄而不產銅地召買之百姓絀釋於道皆爲銅瘠矣

珠寶○洪武初破元都所獲珠寶無算分封婚娶尚主皆足用不製後取至太宗初即位乃遣內官於廣東起取變戶採珠自洪武六十年一採天順中專敕內官守珠池成化二十三年暫撤弘治十二年命採珠獲珠萬八千兩有奇十四年定盜珠律比礦禁嘉靖四年以內府俱用金寶珠璣匱乏下戶部措處尙書李金言金則召買而珠石非

明書卷八十二

六

中土所產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躬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眾矧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聽八年納胡世甯言撤珠池內官未幾復命採珠於廣東總督兩廣侍郎林富言臣聞珠祖宗時率數十年而一採以一採之後數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採所以養生之也自天順採後至弘治十二年方採珠已老故所得頗多至正德九年又採珠半老故稍有所獲至嘉靖五年又採則嫩小不堪而得又甚少今去採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可得矣五年之後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得珠僅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

今茲之役恐難易以人命珠亦莫得今其地饑饉流臻盜賊竊發乃復以採珠擾之恐意外之變生矣上不聽九年給事中王希文上言祖宗雖設官守珠池不過防民爭奪而已正德間逆豎用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我皇上御極詔革守池內監誰不歌舞而頌聖明今革者已復採者取盈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求難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聖政所宜上下其章於所司罷守池太監以鎮臣兼攝之上命於雲南採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有寶并爲土夷思直所轄地與西洋番舶相通竊取以營重利此夷爲本邦叛豎遺孽橫據於此吞噬緬甸諸夷且密邇騰

明書卷八十二

七

衝窺我虛實較諸夷最黠往年採辦故違繕選又地極瘴癘俗尙疊毒昔時採取人役多傷况撫處十年至今始順一行採取或啓戒心上俞已之十年內庫奏乞金珠寶石戶部以珠石爲珍奇無用之物今取太倉之銀召買之上曰朕用撙節用度不尙侈靡第奉兩宮又屬歲造召商慶民而太倉未可輕動乃取他項銀召買焉十五年上以方邱及朝日壇需紅黃玉不可得乃敕邊臣於天方國求之又不可得而館使撒文秀言二玉產於阿丹乞遣使齎重貨宣諭購之部以遣官非例諫止之三十六年召買珠九千四十萬顆有奇四十二年諭求綠撒字尼石紅刺石北

河洗石諸寶四十年雲南廣東進寶石千三百餘兩上惡其碎詔更取大者以獻四十五年提督南贛張璠言廣東山海之寇益充斥民疲於奔命死徙過半陛下徵命採珠八千兩計所費三十萬金今軍興尙苦不贍豈復往辦此耶乞改千爲百以三年爲十年上從之尋上以珠寶玉不得切責戶尙書高耀會崩乃已隆慶中諭買金珠寶石歲無虛日三年命購晴線給事中總時亮言以無用之物每顆值至百金孰非生靈膏血天下荒旱不言賑恤明虜方熾不言邊防乃汲汲於此乎上俞罷未幾復購求尙書馬森御史賀一柱詹仰庇俱奏爭皆不報以所買求中

明書卷八十二

太

上意切責尙書張守直等郎中袁三接員外賈實倖前事中李已陳吾德劾太監崔敏導上奢侈傳買金寶利擾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復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海內歡然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費數十萬之費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國不止上大怒各廷杖一百黜爲民萬惡中乃命內使王朝李敬等開廣東珠池採取授民南廣總督陳大科奏乞停止不允厥後李鳳楊榮皆搜求民間珠石珎珎諸香上進及天啓崇禎時軍興旁午無暇此矣

採木○始永樂四年營建北京宮殿乃命尚書朱善等往四川江西湖廣山西提督採巨木未幾朱善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於江蓋神靈相之因賜其山名曰神木山遣官致祭建祠立碑遂於崇文門外拓神木廠朝陽門外拓大木廠凡採到木值皆貯焉七年左中允周翰劾湖廣採木侍郎師達刻薄滋擾仁宗監國謂達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仁宗卽位數守南京襄城伯隆曰軍民久勞宜俾休息况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暫停運四月敕副都御史戈謙巡視採木陛辭論之曰往者採木多虛報數目而起運則官卒

明書卷八十二

九

採辦以厲小民今已採之木在水次恐多虛數復蹈前非特命爾巡視但運水次之木不可再補前數勞民其虛數已赦之儼仍前役夫採補者不宥宣德四年命吏部侍郎黃宗載往湖廣採宮殿材乃諭工尙書吳中曰湖廣年來荒歉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今工部採木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不急者已之必需者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此意五年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農務爲先今國無大營繕而工部採木不已豈不妨廢農業敕已採者積水次其軍夫悉罷遣歸農六月上諭工

部曰各廠所貯材木悉資民力而來當加意儲蓄易妄竊罪不貸九月工部請令各處木植運進安修諸運船福建修海運船上日不可由東江西減半收至福之運不可造船且度關驗稅縱有船豈能渡淮役民宜度人情地勢此事其不可行九年工尙書吳中言湖廣山西宜禁民採木上曰山林川澤之利古者與民共之今一禁滋害多矣弘治十一年敕兵部議修南甯甯南甯馬文升諫止之正德九年至十三年連命侍郎劉吉往各處採木十四年有承順宣慰司進大木五百餘有圍丈四尺長數丈者天津河泊所每夫價一兩不能運役河旁民至用

明書卷八十二

十

入輪車每車費數百金人畜死者無算先是閩河修運處侍郎劉永修濬靡費不貲至役天津三衛軍始建京師河次大擾嘉靖中土木大興差工尙書劉繼祖侍郎劉伯躍於各處採木差內官汪俊於真定各處印烙木植諫官朱越等屢以爲言不聽以遲誤大工黜革建業者累累諸王皆獻大木時民不堪命給事中魏元吉上疏言狀因請嚴差官騷擾之禁各催料官完至三分以上乞撤還京上納其言乃下詔採料各官宜安靜行事勿得拘集小民曠日持久以妨農務而淮揚巡撫李遂奏稱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丈五尺長七丈湧出泗水沙中臣竊惟中都祖

陵所在此木忽現謂由河而下原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祖宗啓佑淮泗效靈不偶然也成祖時有神木因以建廠二百年來美談再續臣謹拜手以獻上大悅各宣慰及軍民府土官有獻木者咸進階子誥命神宗時三殿災迄未成工而天啓中魏忠賢用事遂督採大木建三殿封伯爵及懷宗即位一椽未卓而國亦隨亡運也夫噫

內府庫○制在皇城內各庫皆有所司而大者曰金花銀卽國初所謂折糧銀也正統以前解南京每歲武臣赴彼闕領爲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於中正統元年始改

明書卷八十二

三

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悉爲御用矣隆慶中工尙書朱衡目擊內府監局一切糜費乃言朝廷供應皆民脂膏宮中府中當爲一體宜親發訓辭俾諸臣隨事執奏爲撙節地上嘉納之乃凡錢糧解進皆以科道官監收用意良亦遠也其各庫貯收物料各有攸屬曰內府供用庫以大內官掌之凡皇城各衙門及山陵諸處內官食米月四斗及上用諸香皆取於此宮中長街路燈油燭皆給之曰司綸庫以內官掌之凡寶源等局交進制錢及古錢與前朝制錢貯之此亦待上爲賞賜之用天啓初曾於此得天啓錢大小數枚而色甚古朴命儒臣查得

梁蕭莊魏元法僧并南詔皆有天啓年號諸凡乾清門午門東西華等門鑰每晚貯於此故名亦謂之天財庫曰內承運庫以內官掌之在宮內者謂之內東裕庫謂之寶藏庫在寶善門東者謂之外庫內庫貯金花錢及珍寶錦綺外庫貯磁漆器皿曰承運庫掌絲絹曰供用庫掌白熟棗梗糯米及茶豆之屬曰甲字庫掌布苳顏料黑鉛之屬曰乙字庫掌紙劄胖襖曰丙字庫掌花絨絲綵之屬曰丁字庫掌皮角麻藤漆油之屬曰戊字庫掌軍器及銅鐵曰廣盈庫掌絲羅絲布之屬曰廣惠庫掌帕帶梳具錢貫之屬曰廣積庫掌造作火藥之料曰贓罰庫掌籍沒官物或

明書卷八十二

三

作價抵俸給百官若羨餘若乾折若鋪墊若孝順若徽瑩皆收入內庫以明之盛時計不下數千萬而國事不支竟不知所以充軍賞致脫巾掉臂也嗚呼倉庾○制設倉庾儲粟以贍軍賑民兩京各布政司府州縣各都司衛所及王府莫不具焉其收貯有時支給有數註銷有冊各有成法至於預備倉則常存二年之蓄以爲緩急需也曰京倉則列於長安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凡四曰舊太倉曰新太倉曰海運倉曰南新倉曰北新倉曰大軍倉曰濟陽倉曰祿米倉曰西太新倉曰太平倉曰大興倉曰通倉則有大運東西南北中凡四曰順天倉水

次倉則有天津德州臨清徐州淮安凡五而南京諸倉則不過備南京軍衛之需無復國初之積矣尙有馬房諸倉

設之壩上焉

明書卷八十二終

明書卷八十二

三

明書卷八十三

靈壽傳維麟纂

志二十

食貨志三

漕糧○漕糧者歲起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東未有漕運永樂元年始河運兼用水陸至六年猶河海兼運十二年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猶仍民運宣德二年始軍民並運五年始令民糧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量遠近給輿路費耗米成化十年并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改兌加

明書卷八十三

一

耗給費如前兌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定於成化八年內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七十萬石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以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賧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約六十餘萬石萬厯初太倉積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富矣後多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萬厯中入米僅二百萬之內外而出米則三百五六十萬餘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耗益日甚况官軍人等之月糧每歲四月十日支折色以庫藏匱乏而

通給本色歲多支米六十餘萬石至萬曆三十年京倉存米祇四百四十餘萬石而已因黃州王家口諸河役食水衡金錢不貲河臣乞留漕米以濟而戶部力爭以爲不可既而上俞河臣曾如春奏暫借淮揚馬價及兵操船料二十萬兩乃南兵尙書戚繼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謂兵農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至崇禎中亢陽爲厲漕河水涸而糧船私貨之禁厲急公者少加之東南荒歉漕糧至京者不過十之六七矣其數則應天府兌運米一十萬石又淮安倉兌兌米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兌運米六十五萬五千石又淮安倉兌兌米四萬二千石松江府

明書卷八十三

二

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又淮安倉兌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米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兌運米八萬石又徐淮一倉兌兌米二萬二千石廬州府兌運米一萬石鳳陽府兌運米三萬石又徐淮二倉兌兌米三萬三百石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又淮徐一倉兌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兌運米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七千石甯國府兌運米三萬石廣德州淮安倉改兌米八千石徐州兌運米三萬石又本州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浙江兌運米六十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石江西兌運米四十萬石又淮安倉兌兌米一十七萬

石湖廣兌運米二十五萬石河南兌運米二十七萬石又臨清倉改兌米一十一萬石山東兌運米二十八萬石又臨德二倉改兌米九萬五千六百石

太倉銀庫○制是庫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國初爲營寄支銷之地後漸有所積而萬曆三十年戶尙書趙世卿歲計錄原額銀四百五十三萬八千五百兩有奇內除徑解邊者百有七萬有奇而實收三百四十萬有奇嗣後因中外多故災祲頻仍原額銀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損額數

明書卷八十三

三

十萬且屢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司計者極意搜求額外則有苦開納事例或漕糧改折或稅契樽節或新增屯地或節省公用或吏承納班或缺官柴馬或隨漕折席或扣追優免或抽扣工食或新增鹽課或曠餉積餘或帶徵通欠或算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竭盡無遺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約四百萬竭一歲之人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借薪司之糯米京官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牲畜修倉庫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草諸草場之草兵部之筏夫酒醋局之麥豆光祿之廚料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

吏賞器皿廠之麥內庫之召買軍衛官軍之布絹諸額內之出約七十萬若大軍之需珠寶之貨或百餘萬或二百萬皆額外出也歲歲如此爲恆規逋欠數多天下撥接至於宮殿府第亭榭之工婚禮之需動輒數百萬而太倉告竭遂議那借李年老庫去積銀八百餘萬開寺去積銀九百餘萬及事至倉卒上下蒿目而議已無可如何矣噫各鎮餉考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沿邊止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甯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固原薊州昌平密雲易州永平眞保相繼列鎮沿邊官吏軍卒

約六十五萬有餘後列井陘臨洮兵將漸增末年多蹕入兵將日增環京而陣者三十餘萬而他鎮增內監視及漢夷官軍不下數十萬益不支矣計萬曆中歲例薊鎮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兩有奇永平三十三萬四百兩有奇密雲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昌平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易州二十萬七千三百兩有奇井陘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宣府九十二萬四千兩有奇大同如之山西五十六萬九千四百兩有奇遼東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延綏七十四萬七千兩有奇甯夏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甘肅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固原四十八

萬五千六百兩有奇而腹裏各督撫鎮標官兵各餉於其地其數更巧麻之所不能窮也

土貢○天子玉食萬方而牲犢除戎之備無不需焉除四夷之貢各載於其國而制進牲畜豬一百六十口羊二百五十隻肥豬一萬八千九百口綿羯羊一萬七百五十隻鵝三萬二千四十隻鷄三萬七千九百隻純色牛犢四十二隻皆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北分解順天府上供至飲膳則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福建共進芽茶四千二十二勛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活鹿三百九十七隻天鵝六百二十隻黃魚三百尾魚鮮七十桶及乾鱉鱉魚

筋肚各五十把箇而南京起送則有筆料十萬鮮梅四十扛枇杷四十扛楊梅四十扛鮮笋四十五扛第一起鱔魚四十四扛二起如之鮮藕荸薺橄欖等物五十五扛木樨花十二扛石榴柿子四十五扛柑橘甘蔗五十扛醃菜臺等物一百三十罈糟笋一百二十罈蜜煎櫻桃諸物七十罈乾鱔一百二十罈紫蘇糕諸物二百八十四罈木樨煎等物一百五罈鵝鶩等物十五扛薑芋等物八十扛十樣果一百四十扛香稻五十扛苗薑等物一百五十五扛至工部需用雜皮三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張鹿皮三萬四千八百張有奇狐狸皮四千二百張有奇虎豹及奇獸

諸無限額翎毛則各處歲辦至二千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五百根有奇而諸如牛筋牛角膠髹拾得之類皆不可勝紀洪武十五年工部以營造需青綠請令民採辦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以所貯不足用令民採辦而給以價上曰上但知給價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嚴督責吏卒貪緣肆食所得之值不償所費豈可重困吾民永樂二年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產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僥覯小人不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又豈可以此擾民大約官取一物則百姓受一害而以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累民命命斥去之已開平衛卒蔣文

靈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物料多強取於民而諸非土地所產多方徵求以致百姓傾家而買應乞禁勿取上從之九年温州貢礬乞附載海舟上曰欲何用工部對曰染布上曰以染布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其免之布勿染而製衣可也仁宗卽位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產不强其所無比年需用一切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踴貴加以不肖官吏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滋中飽此後必確訪所產之地計值市有仍蹈故習科派毒民

者罪弗宥三月罷徐州等處羊毛七月戒有司勿益上損民九月上以鹵簿需絨魚皮有請令京民買者明然曰魚出於海而責之京民是問魚於陸也不可工尙書吳中言造御用器物需材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務從朴素其徵金龍鳳諸器酌裁之宣宗卽位詔罷買諸物內使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濟南諸處旱荒乞罷買物料工部上言爲陵寢急需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耶其悉停罷三月禮部奏有言中條山產膽礬令有司採進上曰古之人惟欲民富凡山

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礬可利民聽其自採勿禁四月免陝西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二年四川縣竹奏歲辦皮張昔以地荒林茂人少獸多易捕捉而今則否乞賜寬恤上曰田野闢人民衆多雖此物資國用若果難得其減半上聞太醫院奏尙衣監於福建取辟蟲香二萬斤上曰此非急務奈何以許多困吾民可減十之七四年敕六部都察院力清召買之弊其騙要財物及害民事體奏聞必罪之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侍郎耿九疇上言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日之事無乃類是書云不務細行終累大德上不從成化十四年罷浙江收買花木

十八年遣太監王敬等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收置玩好直隸巡撫王恕切諫之不聽十九年以鎮守內臣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南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而凋傷國本爲害反大不報而其時太監梁芳弟千戶梁正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大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調去民如去父母弘治元年甘肅巡撫羅明極言鎮守分守內外以貢獻方物犬馬珍奇害百姓及番人上命罷之六年以災傷免造上元燈九年免徽州辦銀硃諸料十三年太監李興奏請燈節治煙火給事中張文奏以爲李興導欲

明書卷八十三

八

獻諛爲聖德累而富國計者復不能爭臣不知何以爲心况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出百民力告竭虜患雖甯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獠獍之貽患荆襄流民之嘯聚江南白晝劫奪萬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恣宴樂乎臣謂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減其半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節費尙書周經執不發再取竟不與上笑而止十六年上諭工部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諸物俱停罷之正德中遣太監張昭往甘肅捕土豹三十隻進大內巡撫曹元諫不聽

十六年世宗卽位詔卻諸貢獻及額外之征嘉靖二年給事中汪應軫奏革京城鋪戶從之四年以盡龍涎及御用等器太監黃錦奏往南京取物料工部執奏上竟從錦所請三十年上命戶部市龍涎香久未得怒曰梁材欺怠不以朝廷之用爲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復諭市龍涎香責尙書孫應奎甚力初麻城人吳尙義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人於雲南取龍涎至則於石洞懸崖間役民百計梯緣而求病死者眾一石穴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遂聳動大吏爭相餽遺事聞建論斬三十年福建及廣東各進龍涎香一斤有奇四十一

明書卷八十三

九

諭內閣數年訪求龍涎僅得數斤昨燬於火命差官市之復別購海暫香及雜香數百斤尙書高耀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上大悅命給賞銀七百八十兩加太子少保其時供用庫火內官暨盛等奏被焚香十八萬八千餘斤而實半盜事發論斬穆宗卽位查先年嘉靖中歲用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詔一切停止三年上命工部造朝服掛燈及蠟山燈尙書朱衡奏不可上命罷蠟山而補葺殿燈之壞者復以科道嚴用和孫夢弼等言罷之四年上諭戶部召買白絲二萬五千斤尙書劉體乾奏湖州解額且至宜停買上趣急給事中李己諫曰